

71512

966

47088

勞動文藝叢書

翻身當主人

羽揚著

勞動出版社出版

北京華東總店發行

人主著
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 藏书章
 翻身羽



版出程編出動勞
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

翻身當主人

著者	羽	揚
出版	勞動出版社	
	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	
發行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	
	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	
承排	合作印刷廠	
	上海山陰路四達里一二一號	
承印	協興成印刷所	
	上海江寧路一〇八〇弄七一號	

1951. 5. 32K. 初版 (0001-8000)

一 金子買不來的好消息

彭師傅出了會議室，樂的心都要跳出來，兩條腿好像兩扇翅膀，飛似地向車間裏跑去。大路邊的電線桿、起重機、廠房，在他看來，也突然眉開眼笑，手舞腳踏，跟着他歡笑了起來。

原來是要辦喜事了！

廠長決定：廢除抄身制，開放大門。

工會也提出一個任務：配合廢除抄身制，進行主人翁教育，號召工友獻交器材。

這兩個決定，雙管齊下，就像一把鉗子，把綁在工人身上的鎖鏈給鉗斷了；又像一把榔頭，把套在工人手上的鐐銬，打的粉碎。眼看着解放以後，那些彘嘴巴賺錢、靠雙手拍馬的人，也幹起活來了；那些當頭腦的再也不吹鬍子瞪眼；工會也成了自己的……彭師傅跑着想着，這解放的滋味真甜。一脚落在車間裏，人影子也沒有一個，才想起中飯的鐘聲，老早就打響了。趕緊回頭跑，在廠門裏，看見兩扇大

門，緊緊地閉着。一些吃過飯的工人，卻從兩旁的小門裏前擁後擠的夾進來。不由的使他回憶起以前小聲低氣地唱的一個歌兒：

這個世道真古怪，

水朝上流不下來。

逼着輪船陸上行，

硬要汽車水上開。

廠有大門不准走，

非要在小門擠出來；

不如用磚造垛牆，

裏外堵死才痛快！

在麵館裏，彭師傅找着何以東、小三子、劉師傅、聾耳朵、毛來洪等一幫人，就大叫一聲：

「喂！我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。」

「什麼好消息？什麼好消息？」

「是不是子弟學校要開學了？」

「是不是要成立合作社了？」

「是不是解放軍又打了大勝仗了？」

「是不是……」

工友們看到彭師傅只顧搖頭擺手，急得心亂跳、手亂抓，要他快點把心掏出來。彭師傅哈哈笑了一陣，才說：

「這個消息是金子也買不來的。」隨即把開會的情況報告一遍，何以東頭一個拍起手來說：

「真是好消息，弄二盅酒來開開心。」

小三子卻擺開了手，搭起姿勢，裝着胖子，一面搖着步子，一面自言自語說：

「哼！大塊頭可不用愁了。」



「真是好消息，弄二盅酒來開開心。」

劉師傅和聾耳朵靠着頭，在說私語。

毛來洪眯着一副眼，獨自坐在另一個角落裏聽着。他就像碗裏燒爛的陽春麵，越來越沒有勁。用冷冰冰的眼瞧着他們，付了錢就先走了。何以東早看出他尷尬的臉色，伏在彭師傅耳朵邊說：

「這回牆頭要打穩，別再叫那個落後份子作怪。」

「你說的誰呀？」

「還不是鼎鼎大名的毛來洪。」

一提起毛來洪，解放後儘和人家走兩條道，一會兒說：「解放了！工人也沒住洋房！也沒吃大菜！」一會兒說：「還不是和過去一樣，今天幹八點，明天還是幹八點。」要叫他積極生產，巴結幹活，他就說：「肚子還沒吃飽呢！光叫馬兒跑，不叫馬兒吃草。」總之在他嘴裏，儘出斜氣說歪話。彭師傅想到這裏，抬起頭來，看見毛來洪的位子是空空的，連忙付了錢追出去；一面揮手高聲大叫：

「等等，毛來洪，我們開會去。」

二 真是一塊絆腳石

毛來洪聽說要開放大門，腦子裏打起第一個問號：真有這樣便宜的事嗎？聽說要獻交器材，打上第二個問號：猴子戴上假面具，耍耍鬼把戲吧？出了門口，又打上第三個問號：共產黨人民政府真是醋裏夾大椒，手段又酸又辣，噁？我——又沒得到好處，還是幹一天，拿一天，吃玩玩，痛痛快快。果然在小組會上，他的喉嚨裏卻打上壩，有話放在心裏打圈圈。彭師傅和他開了個玩笑說：「你再不講話，嘴巴要生鏽了。」他才冷冷說了兩句：

「豆腐裏取不出骨頭，雞蛋裏挑不出刺來，沒意見就是沒意見。」

「沒意見，拿起工錢包你搶先，一開會你就裝聾作啞。」何以東看不慣他的樣子，瞪大了眼說。

「你別歪着舌頭糟蹋人好不好？告訴你何以東，大門要開就開，不關拉倒！獻交器材，反正我是沒有。歸根結底，哥哥打嫂子，不管我的事。」

「這不是就有了意見嗎？」

「怎麼不管你的事，彭師傅講的一清二楚。抄身制一定要廢除，獻交器材也要做好。這個是爲了大伙、爲了廠。」何以東氣嘟嘟地不等彭師傅說完，就指着他說。

「爲了大伙？爲了廠？你願意，把你的家搬來好啦！」毛來洪一面笑他，一面把他指過來的手打下去。

「少說幾句，少說幾句，有話好好講。大家吃一鍋飯，一個門進出的，何必弄得臉紅脖子粗呢？」彭師傅看看他們眼越睜越大、手越握越緊，生怕出了亂子，連忙把他倆撥開來。

小組會就像柳樹的花，結不出果子來。毛來洪回過頭，拿起冷風槍就幹活。



「你願意，把你的家搬來好啦！」

全身不知那裏來的這股勁，毛頭從鑽頭旁邊刺刺地飛下來，就像毛來洪的心裏頭要把何以東從鑽頭上鏟出去似的。因此勁越大聲音也越響，片刻就震動了全船。

船頭、船尾、中艙、上艙、老大間上其他的部份，都在開小組會討論。一聽到響聲，好比雷灌雙耳、電閃眼睛，你說的話我聽不見，我說的話你聽不清。大家紛紛提出意見。彭師傅看到自己的小組會，開的亂七八糟，好像箭頭鑽心，毛來洪真是一塊絆腳石。於是他走過去拉着他慢慢地說：

「等下再幹吧，現在是開會時間。」

「本來我就不想幹嘛。請你告訴何以東，別再說我偷懶揩油了。」

「哎呀！真是一個不漏的氣缸，他是沒心的。」

「沒心的？那他怎麼像塊橡皮膏一樣，整天釘牢我死不放。」

「他就是個心急的人，辦起事來好這頭點火，那頭冒煙。你說說廢除抄身制，明明是件大事情……」接着彭師傅又要說開了。

毛來洪不耐煩地打斷了他的話，一口氣地說道：「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娃娃，早記到骨頭縫裏去了。後天廢除抄身制，這二天動員討論獻交器材。是不是呀……」

說完沒頭沒腦的，拿起工具又幹活，響聲又震動了全船。

「人家還在開會呢！」彭師傅說的聲音小，他聽不見。彭師傅一把抓住他的左手，他的左手一鬆，鑽頭從風槍裏飛出來，擦着毛來洪的腳底板。毛來洪停了一會，把眼一閉牙一咬，捧着左脚，啊唷啊唷地猛叫起來。

三 順着缺口發大水

彭師傅扶着毛來洪從醫務室裏出來。毛來洪嘴裏不斷嚷着啊唷啊唷。腿一會兒拐的重，一會兒拐的輕。彭師傅沒想到這麼厲害，看看他，叫的聲音又響了一點。不看他，又慢慢的輕一點。昨晚刮了一陣風，下了一場大雨，起重機又在道上開來開去，路給搞的稀爛。彭師傅扶着他吃力地穿過電氣廠、油漆廠，走到拆卸間的工具室門口。毛來洪要求在這裏歇歇。

彭師傅要工具室管理員小劉代照顧一下毛來洪，說完了就走，小劉連忙跑上去拉住他，吞吞吐吐地說：

「我……我娘的病，可真到了水裏浸、火上煎的時候，託你向工會裏借……的錢……」

「該死該死，真老糊塗了！已經交給閻主任，只要蓋一個章，馬上就領到錢。」

「那……」

「快了快了，眼毛前的事，全包在我身上好啦。」彭師傅因為還有旁的事，來不及和小劉多談，拍拍他的肩膀就走了。小劉一聽錢還沒借到，低下頭，慢慢地走回來。毛來洪看見彭師傅走遠了，馬上走進工具室，像開了汽水瓶蓋一樣，撲嗤一聲大笑了。拍拍小劉，開門見山地說：

「小劉，你看我這一手，辦的怎麼樣？」

小劉可傻了眼，摸不着青紅皂白。大半天才說出口：「你……是裝的。」

「裝也不裝，擦破了一塊皮，本來也可以幹活，只是他們整天釘着我，說什麼不到點不加班、不打鐘不吃飯，累得我一口氣也喘不過來。我為什麼拚命，給他們流汗哪，就順着缺口發大水。他們有千方百計，我就有一定之規，怎麼來怎麼去。」毛來洪耀武揚威，有聲有色、捶胸躁腳地說了一頓。說着說着，一眼看見小劉沒精打采的，擦着手裏的那枝冷風槍，心裏突然想起了一個主意，停止了走動。見四面沒人，就拍着小劉的肩膀問：

「小劉，你剛纔說你娘的病不輕呀！」

「是呀，錢沒借到，娘的病一天厲害一天，再不看……」沒等小劉說完，毛來

洪就暴跳了起來，指着門口大罵：

「操他媽的，什麼翻身翻身，翻到黃浦裏去了。整天喊着生產生產，獻交器材，你們眼長到那裏去了，工人的死活，你們都不管。」

「輕一點，輕一點。」小劉真沒想到毛來洪罵起街來了，連忙拉住他。一想到娘的病，身瘦的像蘆柴桿子，臉黃的像蠟一樣，心裏也定不住了，話卻說不出口。毛來洪摸清他的根底，回過頭親切地說：

「小劉，我們兄弟是手臂相連，照理應該幫一把。只是在這種日子，吃不飽來餓不死。要是旁的事，挖兄弟身上的肉也情願哪。」

「那裏的話……」小劉勉強的笑了一笑，毛來洪看到飯快要熟了，就更加油加火的，湊在小劉的耳朵邊說：

「我倒有個好法子。」

「什麼法子？」小劉的心一把就給毛來洪抓住，毛來洪緊跟着說道：

「這個法子真好。不問太白君，不問海底龍，單問你有沒有這個膽子，走這條道。」

小劉着急地問着什麼法子，毛來洪正要開口，遠遠的傳來了皮鞋聲，他們靠着窗戶邊，看見拆鋤間的閻主任，穿着工裝從大路邊走過去，走遠啦！毛來洪才鬆了一口氣，對着小劉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說道：

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就是你手裏的那一把多值錢的英國貨。」

「這一把？」小劉楞住了。

「對啦，拿出去。」

「拿——」小劉不自主地把「拿」字拖的很長很長。

「怕什麼，廠裏多的是。拿這一把，還不是斗裏的一顆芝麻，大海中的一滴水？！再說，我有個朋友，叫老李，三番五次托我，只要有貨，馬上付現款。」

小劉不說話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毛來洪緊跟着打氣：

「聰明些，有錢能使鬼推磨。上海這個市面，只要有錢就能進館子、跑跳舞場、看影戲，再說，你娘的病，等工會等到那一天呀！救人如救火，要是不看，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呢！」

毛來洪說的小劉七上八下了。又抓着他的肩膀狠狠地說：

「拿到手就是我們的，拿不到手就是他們的。前不怕狼，後不怕虎。就幹吧！」小劉又斂心少了數目找到他。毛來洪又告訴他，就說有人從天窗上爬進來拿的。天窗，我們自己敲破它就是。

「又怎麼拿出去？」小劉吞吞吐吐地問。

「這個，真要叫我一聲老師傅，我就有這一手。」接着毛來洪就說：「把冷風槍拆開，零件分散到口袋裏。到晚上放工時，夾在大伙隊裏神不知鬼不覺的，不就溜出去了嗎？」

四 不流汗來的錢不經用

「等等呀！毛來洪。」

毛來洪喝了斤把酒，昏昏沉沉地坐在三輪車裏，大腿翹二腿的，抽着白錫包香煙。一陣冷風，把他吹醒了。突然聽見有人叫他，回頭一望，彷彿是彭師傅的影子。就趕緊叫三輪車夫快！快！用力踏！又把大青袍蓋着剛買的衣料、帽子、皮鞋。車子踏的很快，街兩旁花花綠綠的霓虹燈，在眼前劃過。一直拉到弄口，累的三輪車夫，嘴裏直冒着煙。付了錢，又沒走上幾步，對面撞上小劉，氣喘喘的，像天要塌地要裂一般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嚇嚇，沒什麼……」

一聽說沒什麼，毛來洪就要走，卻一把給小劉拉住。看到他手裏抱了這麼多的東西，心裏癢癢地說：

「我娘的病，醫生開了方，錢……」